

見多怪，替古人扼腕呢！王世貞弇州史料載南京法司所記云：「永樂二年十二月十二日教坊司題卓敬女楊奴牛景先妻劉氏合無照依謝昇妻韓氏例，送淇國公處轉營姦宿。」又云：「永樂十一年正月十一日教坊司於右順門口奏齊泰姊及外甥媳婦又黃子澄妹四個婦人，每一日一夜二十餘條漢子看守着，年少的都有身孕，除生子令做小龜子，又有三歲女子，奏請聖旨。奉欽依由他。不的到長大，便是個淫賤材兒。又奏當初黃子澄妻生一個小廝，如今十歲也，奉欽依都由他。」又云：「鐵鉉妻楊氏年三十五歲，送教坊司。茅大芳妻張氏年五十六，送教坊司。張氏病故，教坊司於奉天門奏聖旨：吩咐上元縣擡出門去，着狗喫了。欽此。」這種行爲，還有一毫一絲人的氣味麼？而在當時，這就是最合理的最尊嚴的煌煌聖旨。因此，所謂聖旨一類的東西，真不能不使人永遠懷疑。

# 戚繼光

日本在西漢時代，稱爲倭國，因爲隔離在大海中，所以歷朝彼此交通，從不發生戰爭。元世祖忽必烈派忻都范文虎領十萬舟師往攻，結果大敗逃回。明太祖驅逐胡元，兵力強盛，對於日本始終不能如意。他們地理上的優越性和民族性的堅強，可以從洪武十四年日本王良懷上的表文看出來。良懷說：臣聞三皇立極，五帝禪宗，惟中華之有主，豈夷狄而無君。乾坤浩蕩，非一主之獨權；宇宙寬洪，作諸邦以分守。蓋天下者，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臣居遠弱之倭，褊小之國，城池不滿六十，封疆不足三千，尙存知足之心，陛下作中華之主，爲萬乘之君，城池數千餘，封疆百萬里，猶有不足之心，常起滅絕之意。臣聞天朝有興戰之策，小邦亦有禦敵之圖，論文有孔孟道德之文章，論武有孫吳韜略之兵法。又聞陛下選股肱之將，起精銳之師，來侵臣境；水澤之地，山海之洲，自有其備，豈肯跪途而奉之乎。順之未必其生，迷之未必其死，相逢賀蘭山前，聊以博戲，臣何懼哉。倘君勝臣負，且滿上國之意；設臣勝君負，反作小邦之羞。自古講和爲上，罷戰爲強，免生靈之塗炭，拯黎庶之艱辛。特遣使臣敬叩丹陛，惟上國圖之。

明太祖看了很忿怒，可是元朝的苦經驗，放在前面，不敢冒險出兵，祇得嚥下一口悶氣。太祖以後，倭人不斷侵掠山東江蘇浙江福建廣東沿海州郡，朝廷束手無策。世宗嘉靖二十六年，命副都御史朱紈巡撫浙江兼管福建沿海五府軍事。紈嚴申海禁，凡捉獲交通倭商的，立即斬首。豈知交通倭商，一部分固是貪利小民，做東道主人的卻是本地有勢力的大紳士大官員。朱紈鐵面無私地禁起來，他們當然大怨恨。巡按御史福建人周亮連合同黨上奏章造謠攻擊，朱紈蒙不白之冤，下獄自殺。從此四年不設巡撫，上下蒙蔽，海禁廢弛，貴官豪紳家收受倭貨，大擅其利。他們恃通番禁令作護符。要貨不給錢，如果討賬太緊，就用送官重辦一類大話嚇人；或用好言欺騙說，我們是尊貴人，那能賴你這幾個錢？倭商冒險來作買賣，結果成了光棍，流落在海邊，不得回去。給倭商做掮客的中國人，橫受貴官豪紳的欺侮，生計斷絕，如何能甘心。他們逃到海上，勾結倭人分路進攻，登岸屠殺。原來中國的貴官豪紳只會仗勢作怪，別無其他本領。倭帆所指，聞聲奔潰，那種怯弱不才，和前時陵人盛氣，大概不是中國士大夫，不會了解。猛虎可以一轉而成鼠子的奧妙道理的。倭人嘗試之下，意外獲利，覺得比通商好得無可比較，自然源源而來，加緊擄掠。有時六七十個人，深入內地，走幾千里路，割幾千人頭，可以沒有遇到抵抗的。倭人愈來愈多，中國人愈殺愈怕。要不是戚繼光出來練兵防禦，陸續肅清，那些營私舞弊，禍國殃民的貴官豪紳們，除了相顧失色，縮頸逃避以外，一定不能想出其他較好辦法的。

戚繼光，山東登州人。幼年倜儻負奇氣，家貧好讀書，通經史大義。嘉靖四十年，倭寇攻台州，繼光時爲參將，守台金嚴三郡，先後九戰皆捷，手斬賊酋，擒殺一千餘人，焚溺死者無數。明初沿海要地，建城堡，設戰船，防備周密。後來承平日久，兵不知戰，一聽寇來，逃匿恐後。繼光見金華義烏民俗強悍可用，召募勇士三千人，練習刺擊術，依照南方地勢，制新陣法，所有戰艦火器兵械講求新法，創意製造，戚家軍精銳，名聞天下。台州破敵以後，朝廷大爲嘉獎，進繼光秩三等。閩廣賊流入江西，總督胡宗憲檄繼光援擊，又大破敵。上坊巢賊奔建寧，繼光還浙江。明年，倭大舉犯福建，一路從溫州來，合福寧連江諸倭，攻陷壽寧政和寧德。一路從廣東南澳來，合福清長樂諸倭，攻陷玄鍾所延及龍巖松谿大田古田莆田。距寧德城十里，有地名橫嶼，四面繞水，道路險隘，寇據中結大營，官軍不敢擊。新到倭人營牛田，酋長營興化東南，互爲聲援。閩中告急，宗憲又檄繼光往勦。繼光定計先擊橫嶼，人負艸一綑，填壕直進，大破賊巢，斬首二千六百級。乘勝至福清，搗敗牛田賊，餘賊走興化。繼光跟蹤追逐，夜四鼓抵賊柵，連克六十營，斬首千餘百級。平明入城，興化人才知道官軍平賊，持牛酒勞軍，路爲之塞。還師福清，遇倭自東營登陸，擊斬二百人。總兵官劉顯驍勇善戰，屢破賊兵。閩中舊倭大體肅清，繼光還浙。後來新倭又如蟻到，破興化城，據平海衛。劉顯俞大猷不敢進擊。四十一年四月，繼光率浙兵來援，巡撫譚綸令將中軍劉顯將左軍，大猷將右軍，合攻平海衛賊。繼光率衆先登，左右軍繼進，斬首二千二百級，奪還被虜人三千。倭軍大潰。譚

綸奏繼光功第一。嘉靖帝大喜，祭告天地宗廟，命代大猷爲福建總兵官。明年二月，倭餘黨糾新倭萬餘圍仙遊三日，繼光敗賊城下，又追敗賊王倉坪，斬首數百級，餘賊數千奔據漳浦蔡不嶺。繼光分兵五哨，親身執短刀攀崖仰攻，俘斬數百人，倭悉衆掠漁舟出海逃去。橫行十多年的倭寇，此時竟得消滅，繼光戰功最多。繼光爲將，號令嚴，賞罰明，士卒無敢不用命，屢挫大敵，名出老將俞大猷上。

穆宗隆慶初年，北邊薊門多警，給事中吳時來請召大猷繼光專訓邊卒。部議獨用繼光。時譚綸督師遼薊，集步兵三萬，徵浙兵三千，專任繼光訓練，令鎮守薊州永平山海諸處。繼光巡行塞上，議建敵臺。臺高五丈，空內爲三層，可容百人，械甲糗糧具備。薊鎮邊牆長二千里，建臺一千二百座。邊卒向來驕惰，不知紀律，適所徵浙兵三千人到鎮，列陣郊外，天大雨，自清晨至日昃植立不動，邊卒大駭，從此知服軍令。五年秋，臺功成，精堅雄壯，二千里聲勢聯接，又議立車營，車一輛用四人推挽，戰時結成方陣，陣中置馬步軍，別製拒馬器，體輕便利，阻寇騎衝突。寇來，火器先發，稍近，步軍持拒馬器，雜以長鎗筤筅，排列向前；寇退出騎軍追逐。大軍後置輜重營，給養充足，可以持久。分軍隊爲三類：浙兵主戰鬪，諸鎮入衛兵主策應；本鎮兵主戍守。節制精明，器械犀利。薊門軍容爲各邊鎮冠。小王子後裔土蠻擁騎兵十餘萬，常入邊殺掠。朵顏酋長董狐狸及兄子長昂、交通土蠻，時叛，時服。神宗萬曆元年，二寇來犯，繼光掩擊大勝。明一年，又窺諸口，不得入，乃共逼狐狸弟長禿侵邊。繼光出戰，生擒長禿。二寇大驚，率部長親屬三百人叩關。

請死罪，狐狸服素衣叩頭請赦。長禿繼光遣副將史宸羅端至喜峯口受降，釋長禿令歸。繼光在鎮十六年，邊備整飭，防守堅固，寇盜不敢犯。他鎮被寇攻掠，增兵益餉，天下騷動，獨薊門守將遵行成法，數十年得無事。繼光轉戰南北，所至著名，在南方戰功特盛，在北方專主守。著書名紀效新書，練兵事實，爲兵家圭臬。

明史戚繼光傳云：「繼光用兵，威名震寰宇，亦賴當國大臣徐階、高拱、張居正先後倚任之。」居正尤事與商榷，欲爲繼光難者，輒徙之去。諸督撫大臣如譚綸、劉應節、梁夢龍輩咸與善，動無掣肘，故繼光益發舒居正。歿半歲，給事中張鼎思言：「繼光不宜於此當國者，遽改之廣東。」繼光悒悒不得志，強一赴，踰年卽謝病。給事中張希皋等復劾之，竟罷歸。居三年，御史傅光宅疏薦，反奪俸。繼光亦遂卒。任將之道，亦可知矣。」我們看了這段文字，想起明太祖一個故事來。太祖從窮和尚做到皇帝，閱歷實在太多了，他看透那搖筆弄舌，急私害公的貪官污吏，鄉愿佞臣種種蠹國殃民，無恥不堪的罪惡，所以嚴刑懲罰，晚年更甚。皇太子朱標諫道：「陛下誅戮過濫，恐傷和氣。」太祖默然不答。第二天投一條棘杖在地上，命太子去拾取，太子有難色。太祖道：「你怕刺不能執持，我削光給你，不很好麼？現在誅戮的全是天下險人，除掉他們，正是你的福氣。」不錯，經過太祖的選擇，後來建文帝時代，好人的確不少。但是這條棘杖，到底無法削光的，於是沿海各省的人民大遭其殃，冒

險通商的倭人也大遭其殃，公忠體國，相業無比的張居正也大遭其殃。——居正死後，被士大夫誣陷，幾乎剖棺戮屍。——焦頭爛額，百戰功高的戚繼光、俞大猷、劉顯等輩也大遭其殃。不遭殃而且始終享福獲利的，卻只有太祖投在地下削不光的那一條棘杖。

台金嚴——浙江省舊台州府金華府嚴州府。

義烏——浙江省義烏縣。  
建寧——福建省建甌縣。

福寧連江壽寧政和寧德——福建省霞浦縣連江縣壽寧縣政和縣寧德縣。

南澳福清長樂元鍾所龍巖松谿大田古田莆田——廣東省南澳縣，福建省福清縣長樂縣龍巖縣松谿縣大田縣古田縣莆田縣，元鍾所屬詔安縣。

興化——明清兩朝置興化府，今稱莆田縣。

平海衛——屬莆田縣。

仙遊漳浦——福建省仙遊縣漳浦縣。

薊州永平山海——河北省薊縣盧龍縣臨榆縣。

土蠻朵顏——土蠻胡族名號，朵顏地名，在熱河省。

筤箒——軍器名，長一丈五尺，有竹鐵二種，以牌盾佐其下，長鎗夾其左右。镋箒枝梢繁盛，遮蔽一臍，有餘，詳見紀效新書。

# 熊廷弼

大丈夫

熊廷弼|湖北江夏人。身長七尺，有膽知兵，能左右射，發無不中。明神宗萬曆二十六年進士。四十七年三月，遼東經略楊鎬率大軍四十七萬出塞，被清兵二萬人擊潰，朝廷大震。廷弼先時做過遼東巡按御史，極有威望，神宗急命廷弼代鎬任經略職。廷弼還沒有出北京，開原失守，剛到山海關，鐵嶺又失，瀋陽等城堡官吏軍民聞風逃竄，連瀋陽也洶洶要潰。廷弼兼程前進，勒令逃人各歸本地，斬逃將劉遇節、王捷、王文鼎，貪將陳倫，取頭祭奠死節將吏。革退總兵官李如楨，派李懷信督率軍伍，鼓勵士氣。又派僉事韓原善安撫瀋陽居民，原善膽怯不肯去；改派僉事閻鳴泰到虎皮驛，又慟哭退回。廷弼乃親自出巡，從虎皮驛到瀋陽，冒大雪連夜往撫順。總兵官賀世賢說撫順近敵不可往，廷弼不聽，奏軍樂入城。沿途招集流亡，審度形勢，配置兵馬，守備粗具。到任不到幾月，造戰車，治火器，濬城池，戰備充實，號令嚴明，人心大定。廷弼奏上方略，請集兵十八萬，分佈鑿陽、清河、撫順、柴河三岔口，鎮江諸要口，首尾相應。挑精兵作遊擊隊，輪班出襲，使敵疲於奔命，再看機會大舉進剿。明年五月，清兵攻花嶺，六月，攻王大人屯，八月，攻蒲河，廷弼取守勢，兩軍殺傷相等。明兵向來是遇敵敗逃的，這次居然打個平手，自然是極好的現象。

不料給事中姚宗文兵部主事劉國縉卻造謠大攻廷弼。宗文本是戶科給事中，因丁艱失官，多方營謀不得補缺，想藉廷弼勢力代爲請託，廷弼不從，後來鑽得吏科給事中，立志要報不肯援引的深仇。國縉是宗文的老師，曾募遼民萬七千餘人爲兵，想藉此升官，路上募兵逃亡過半，被廷弼奏明，國縉恨極，聯合宗文鼓動黨羽，紛紛彈劾。宗文說廷弼軍馬不訓練，將領不部署，人心不親附。御史顧慥說廷弼出關踰年，漫無計劃。御史馮三元說廷弼無謀者八，欺君者三，不速罷斥，遼必不保。御史張修德說廷弼破壞遼陽。廷弼被羣小力攻，辯不勝辯，上奏繳還尙方劍，懇請辭退。給事中魏應嘉乘勢嚴辭奏劾。十月廷弼免職，袁應泰繼任。三元應嘉修德等更進一步連章猛攻，想他得罪受刑。朝廷派兵科給事中朱童蒙前住查勘。廷弼回籍聽勘，臨行上奏道：

今朝堂議論，全不知兵。冬春之際，敵以冰雪稍緩，閑然言師老財匱，馬上促戰；及軍敗始愀然不敢復言。及臣收拾甫定，而愀然者又復閑然責戰矣。自有遼難以來，用武將，用文吏，何非臺省所建白，何嘗有一效。疆場事當聽疆場吏自爲之，何用拾八股語徒亂人意。

朱童蒙查勘回奏，陳述廷弼功績並說：

臣入遼時，士民垂泣而道，謂數十萬生靈皆廷弼一人所留。其罪何可輕議。

在這一年裏，神宗病死，光宗立一月又死，熹宗卽位，逆閣魏忠賢擅權，鬧得天昏地黑，廷弼無論說什麼

話，誰去理會他。熹宗天啓元年三月，清兵攻取瀋陽、遼陽，經略袁應泰敗死。遼西軍民潰逃，自塔山至閻陽二百餘里，烟火斷絕。朝廷大震，這才想起廷弼的舊功，教他趕快從原籍來京，先命王化貞爲巡撫，駐廣寧。

六月，廷弼入朝，建三方布置策。廣寧用馬步重兵，作隨時出攻勢，使敵集全力防禦，不暇他圖。天津、登萊兩處，各置水師，乘虛擾敵後方，使有內顧憂；先復遼陽，再規失地。朝廷正驚惶相視，束手無策。見廷弼有了主意，自然一一依從，命速出駐山海關，經略遼東軍務，節制三方，統一事權。廣寧巡撫王化貞生性狂妄愚慎，不懂軍事，卻善大言，專能虛張聲勢，騙名譽官爵。朝官也信化貞是真人才，凡有奏請，無不贊成。化貞怕廷弼出關，減損自己的兵權，又恨廷弼策略與己不合，故意把軍中瑣碎事務交給廷弼處理，消極抵制。廷弼上奏說：「臣奉命控扼山海，不是單管廣寧一方，請諭化貞不得藉口節制，推卻責任，坐失事機。」化貞同兵部尙書張鶴鳴內外呼應，狼狽爲姦，專心和廷弼齟齬，不讓他有實權。八月，廷弼奏稱三方布置，仍須聯絡朝鮮，助我牽制，並招募在彼避難遼人，別成一軍，我使臣駐劄義州，辦理外交軍務，與內地聲息相通。保薦監軍副使梁之垣生長海濱，可充使職。之垣向主管各部商議兵餉，張鶴鳴有意爲難，遷延不決。恰巧都司毛文龍乘虛襲破清鎮江城，張皇戰功，希圖冒賞，知道不能欺蒙廷弼，單向化貞報告，化貞得報，再大增飾辭，奏稱大捷。明朝君臣喜出望外，急命登萊天津發水師二萬，化貞督

廣寧兵四萬合蒙古軍前往援應。朝命下來，各鎮互相觀望，並不進兵。廷弼奏：「三方兵力未集，文龍發之太早，致敵恨遼人，屠戮四衛軍民殆盡。灰東山之心，寒朝鮮之膽，奪河西之氣，亂三方並進之謀，誤屬國聯絡之算，目爲奇功，乃奇禍耳。」

鶴鳴等一班朝士本來憎惡廷弼，現在更說這樣不中聽的話，如何可忍。羣起攻擊廷弼逗遛不戰，阻撓軍情。化貞一發得意，宣稱叛將李永芳可爲內應，蒙古助兵四十萬，可以不戰取全勝。一切士馬甲仗糧草營壘都不關心，只坐在公署裏不斷發表大話，朝官有了這些悅耳的安慰，放膽去幹爭權奪利的醜劇，誰來考究是非真假。廷弼空擁經略名號，實際只有兵五千人。化貞做個巡撫，倒有兵十四萬。廷弼主張堅守，化貞專說進戰。廷弼說遼人不可用，蒙古不可靠，永芳不可信，廣寧多間諜可慮。化貞意見完全相反，寫信給朝官說：「八月裏定有大勝，請諸公高臥著聽捷報罷。」到了十月，天寒河凍，廣寧人謠傳清兵渡河來攻，人心惶惶，各想逃竄。化貞也害怕起來，計劃分兵守鎮武、西平、閻陽等城，大軍守廣寧。鶴鳴也才覺得廣寧可慮，請敕廷弼出關。廷弼上奏說：鶴鳴只知經略一出，可以鎮定人心，不知空手的經略出去，更使人心擾亂。而且臣駐劄廣寧，化貞該駐何處。如今局勢危急，懇求委臣全權，才能辦事。鶴鳴化貞原是預備將來推卻責任的地步，並不希望廷弼真有權做事，因此大爲不悅。廷弼奉朝命出關進駐右屯，議用重兵內護廣寧，外扼鎮武、閻陽。派劉渠領兵二萬守鎮武，祁秉忠領萬人守閻陽，羅一貫領

三千人守西平，又下令道：「敵來越過鎮武一步者，文武將吏誅無赦。敵至廣寧而鎮武閻陽不夾攻，敵掠右屯餉道而三路不救援者，亦如之。」剛布置完成，化貞信諜報說海州空虛，有利可圖，不等商議，發兵往襲，半路忽又退回。廷弼看他那種荒謬兒戲，破壞大局，上奏說：化貞進兵，到現在已有五次。八九月間屢進屢退，還可以說未曾正式奏請過。十月二十五日一次，聲稱上奏卽行，臣趕快出關去作後應，不料化貞已經回來了。西平會議，決定協力堅守，犄角設營，三十日忽然接得化貞進兵的通知。十一月二日化貞赴鎮武，臣第二次趕往杜家屯，剛到半路，化貞兵馬又退還了。忽進忽退，被敵人看透伎倆。請陛下諭知化貞以後慎重舉止，不要給敵人當笑話。化貞看見奏章，異常憤怒，上書自辨，且說：「願請兵六萬，一舉蕩平，即使不能全滅，也要殺敵大半，永遠不爲邊患。」宰相葉向高、尙書張鶴鳴都深信化貞厭惡廷弼，於是朝臣紛紛彈劾。有的說應賜化貞尙方劍，不受經略節制；有的說廷弼不該駐劄關內；有的說廷弼大言欺世，嫉能妬功，不去必壞遼事。諸臣正在大發議論，狂吠不休，二年正月，清兵進逼西平，聰明的官員們，知道危險到了，再說話要負責任，大家都靜默得很像老實人。

西平被圍甚急，化貞信任中軍孫得功的計策，調廣寧全部兵力交孫得功祖大壽往會祁秉忠進戰，廷弼也飛檄劉渠拔營往援。二十二日，兩軍在平陽橋相遇，剛交鋒，得功及參將鮑承先首先奔逃，大叫道：「兵敗了，快逃罷！」廣寧兵大潰。鎮武閻陽兩路兵支持不住，劉渠祁秉忠戰死，祖大壽走覺華島。

西平守將羅一貫待援不至，同參將黑雲鶴力戰死。此時廷弼已離右屯進駐閻陽，清兵停沙嶺不敢直進。化貞一向依得功做腹心，豈知得功早已偷降，想生擒化貞去獻功。在廣寧散播謠言，說敵兵已到城下，城中大亂狂奔。化貞不知道，還關著房門在看公文。參將江朝棟推門進去，化貞大怒，罵他不懂規矩。朝棟大叫道：「事急了，請快走！」化貞嚇得面無人色，不會行動，朝棟抱着他跳上馬，兩個僕人徒步跟從，棄廣寧踉蹌奔逃。到大凌河遇見廷弼，主張守寧遠及前屯。廷弼道：「嘻遲了！如今只有護潰民入關一法。」把自己帶來約五千人交化貞做殿軍，所有積聚糧草悉數燒毀。二十六日，護潰民進關，得功率廣寧叛將迎清兵入城，化貞已逃走兩天了。清兵追逐化貞等二百里，路上找不到食物，才退回去。敗報到京，滿朝君臣大起恐慌。二月，逮化貞廷弼下獄，都定死罪。賊閹魏忠賢向廷弼索賄四萬兩不得，大怒，立誓先斬廷弼。朝官想討賊閹的歡心，爭着上奏章攻擊，天啓五年八月斬廷弼，傳首九邊示衆。御史梁夢環奏廷弼偷盜軍餉十七萬，御史劉徽奏廷弼家產百萬，請沒收充公。忠賢卽出上諭，着地方官嚴追贓款。廷弼何嘗貪贓有錢，一家破產不算，親戚同族也都被牽連破產。江夏縣知縣王爾玉教廷弼子兆珪等交出貂裘珍玩，本來沒有這些東西，爾玉怒要加笞辱，兆珪奪刀自殺。兆珪母稱冤，爾玉命剝兩婢女襯衣撻四十示威。遠近人無不歎恨。崇禎二年，大學士韓廣等言：「自有遼事以來，誰官營私者何算。」廷弼不取一金錢，不通一賄賂，焦脣敝舌，爭言大計。魏忠賢盜竊威福，士大夫靡然從風，廷弼以久繫待

決之人，屈曲則生，抗違則死，乃終不改其強直自遂之性，致獨膺顯戮，慷慨赴市，耿耿剛腸，猶未盡泯。今縱不敢深言，而傳首已踰三年，收葬原無禁例，聖仁必當垂慈。」詔許。廷弼子持首歸葬。崇禎五年，王化貞才斬首。

中國古代所有政治上的設施，差不多全是由爲防範內亂而設立的。比如選拔人才最重要的科舉制度，就是消磨讀書人智力光陰的巧計之一。有一天，唐太宗在端門上偷看新進士，歡喜道：「天下英雄，都入我的圈套了！」唐人趙嘏還有兩句詩：「太宗皇帝真長策，賺得英雄盡白頭。」

唐太宗真不愧聰明無比的皇帝啊！明朝改用八股取士，方法比唐宋更加精密，確是毫無遺憾。在這個制度之下，造成無數又庸又詐的士大夫，來擔當國事，朝廷也就高枕無憂了。搜採異聞錄裏記朱新仲一段議論，很可以看出中國人典型的人生觀。他說：「人生天地間，壽天不齊，姑以七十爲率。十歲爲兒童，父母膝下，視寒煖燥溼之節，調乳哺衣食之宜，以待成立，其名曰生計。二十爲丈夫，骨強志健，問津名利之疆，秣馬厲兵，以取我勝，如驥子伏櫪，意在千里，其名曰身計。三十至四十，日夜注思，擇利而行，位欲高，財欲厚，門欲大，子息欲盛，其名曰家計。五十之年，心怠力疲，俯仰世間，智術用盡，西山之日漸逼，過隙之駒不留，當隨緣任運，息念休心，善刀而藏，如蠶作繭，其名曰老計。六十以往，甲子一周，夕陽銜山，倏爾就木，內觀一心，要使絲毫無慊，其名曰死計。」看這許多計，真

是名利雙收，福壽兼備，最好也沒有的了。可惜絕對不談到爲國計，爲民計，足見爲國計爲民計的士大夫，千萬人中偶遇一二，不能代表一般人的志願的。所以熊廷弼雖然痛切地說：「朝官何用拾八股語徒亂人意！」到底八股勢力把廷弼殺了，把明朝亡了。呂留良東莊詩存注說明末有人寫一張送禮單貼在朝堂上，單上寫的是：「謹具大明江山一座，崇禎夫婦二口，奉申贊敬。晚生文八股頓首。」這雖是開玩笑，裏面何等沈痛呢！黃梨洲明名臣言行錄序有一段議論道：「當世愚儒無知，不足以備一障，瑣瑣朱墨，徒供全軀保妻子之用。世智限心，風塵破膽，田僮竈婦，且窺其底裏，何況盜賊。是故守尾生孝已之信於盜賊，而施張儀蘇秦之詐於君父，破城陷邑，智窮不能自免，則以亡虜降人爲究竟。遂使天綱毀，地紐絕，普天相顧，命懸晷刻。嗟乎，顧安得事功節義之士，而與之一障江河之下乎！古之君子有死天下之心，而後能成天下之事，有成天下之心，而後能死天下之事。事功節義，初無二致。今之君子以偷生之心，行嘗試之事，亦安有不敗者乎。」梨洲先生飽嘗亡國的滋味，議論自然深切，不過從身計家計的立場來看，梨洲先生倒成不識時務的愚儒了。八股祕訣，只是揣摩風氣四個字。滿心想作官發財，卑污不堪，表面卻必須裝出聖人的腔調，而且還得把聖人遷就主考官的嗜好。因此士大夫的身分，還算不了聖人家裏養的一隻鸚鵡，實際只是主考官門下一個能動口的怪物。（唐朝薛保遜說，曾在灞上逆旅中，見數物像人詰之，口輒動，皆

云江淮嶺表州縣官也。他們單看誰有勢力，就給誰發言，見人有人話，見鬼有鬼話，任何題目，都能做出一大套，保管合式中聽。所謂成天下之心，死天下之事，根本沒有聽說過。梨洲先生說他們守尾生孝已之信於盜賊，不知尾生孝已是假裝的，骨子裏依然張儀蘇秦之詐哩。總之，明太祖用八股害人，人也把他的江山子孫害了，自作自受，無可惋惜，可憐的卻是無知小民，窮極無告，逼得唱這樣一個歌謠：「喫他娘，穿他娘，大家開門迎闖王，闖王來時不納糧。」一部分文士，無路可走，幻造出一個烏托邦，想躲在那裏做神仙。明朝郎瑛《七修類稿》說：「宋康譽之撰《昨夢錄》，皆一時奇實之事。內云：宣政間楊可試可弼可輔兄弟三人，精通易數，明風角鳥占於兵書尤邃，皆名將也。自燕山回，語先人曰：數載前在西京山中，遇出世老人，頗相款，勸予勿仕，隱去可也。予問何地可隱。老人曰：欲知之否？乃引予入山，有大穴焉。老人入，楊從之，穴漸小，匍匐約入三四十步，即漸寬，又三四十步，出穴，即田土雞犬陶冶居民大聚落也。至一家，其人來迎，笑謂老人曰：久不來矣。老人曰：此公欲來，能相容否？對曰：此中地廣人少，常欲人來而不可得，敢不容耶？乃以酒相飲，酒味薄而醇香郁烈，人間所無，且殺雞爲黍，意極歡。語楊曰：速來居此。不幸天下亂，以一丸泥封穴，則人何得而至。又曰：此間居民雖異姓，然皆信厚和睦，同氣不若也，故能同居。苟志趣不同，疑閒爭奪者不來也。觀子神氣骨相，非貴官則名士也。老人肯引至此，子必賢也。吾此間衣服飲食，牛畜絲織麻枲之屬，皆

不私藏，與衆均之，故可同處。子果來，勿攜金珠珍異之物。在此俱無用，且起爭端。指一家曰：彼來亦不久，有綺縠珠璣，衆共焚之也。所享者惟米薪魚肉蔬果殊不闕，惟計口授地，以耕以蠶，不可取衣食於他人耳。楊謝而從之。又戒曰：來遲則封穴矣。迫暮，與老人出。今吾兄弟皆休官以往矣，公能相從否？於是三楊自中山歸洛，乃盡捐所有，易絲綿布絹先寄穴中人。後聞可試幅巾布袍賣卜，二弟築室山中不出。俟天下果擾擾，則共入穴，自是聲問不聞。先人嘗遣人至築室之地訪之，則屋已易三主，三楊不知所向也。及紹興和好成，金人歸我三京，余至京師訪舊居。忽有人問此是康通判居否？出一書，楊手札也。書中致問吾家，意極殷勤。且曰：予居於此，飲食安寢，終日無一毫事，何必更求仙乎。公能來甚善。余報以先人沒於辛亥歲，家今居宜興，俟三京帖然，則奉老母以還。先生再能寄聲以付諸孤，則可訪先生於清淨境矣。未幾，金人渝盟，余顛頓還江南，自此不復通問。右夢錄之言也。正德初，友人馬二遊松江，遇方士盤桓日久。方士曰：予終南山人，山內自有一乾坤也。所居之人，服食與世不殊，無是非爾。我之心，壽皆百數十歲，動用俱備，獨乏者鹽耳。山西南有一洞，四川境也。水湧難進，欲入者必飛石於洞頂上，有人問其由可，則閘水使進也。山中有至人，知天地國家之災祥，曰：今朝廷有事，令我輩十餘人出遊，引好人去之耳。子心亦善，去彼至樂且壽，如國初宋景濂方死數十年。予嘉靖間又會賣藥徐翁，與人談論如醉癡者，但云，人要在好處安身。又云，天下名山大

川，我無不至。王陽明尙在終南山也。據此二人之言，則陶之桃花源，蘇之青城山，實有之矣。況宋公之死，所傳不一。行狀與菽園雜記云，端坐死於夔府，葬蓮花池山下。守溪長語云，縊死茂州一寺，傳聞一夕爲水沖去。又今有塚在成都。陽明智術高天下，昨聞雷郎中某在某地親遇陽明，當時佯死不可知。二人之言，或亦有諸。今觀昨夢錄，又符於二人，特錄以傳好事者。」

湖北江夏——湖北武昌。

開原鐵嶺瀋陽遼陽撫順——遼寧省縣名。

虎皮驛鑿陽清河柴河三岔口鎮江——虎皮驛在瀋陽南，與遼陽接境。鑿陽城在寬甸縣北。清河在開原縣。柴河堡在鐵嶺縣。三岔口在海城縣。鎮江堡在鳳城縣東南，與朝鮮分界處。

塔山閻陽——塔山堡在錦縣。閻陽城在北鎮縣西南。

廣寧——北鎮縣。

登萊——山東省蓬萊縣，掖縣。

義州——朝鮮地名。

東山河西——猶言遼東遼西各地。

鎮武西平——鎮武堡在北鎮縣東。西平堡在鎮武堡東。

右屯——錦縣東南。

海州——海城縣。

覺華島——連山灣西南小島。

沙嶺——北鎮縣東。

寧遠——興城縣。  
前屯——興城縣西南。  
闔王——李自成的綽號。

# 袁崇煥

袁崇煥，廣東東莞人。萬曆四十七年進士。天啓二年正月，到京引見，擢兵部職方主事。廣寧兵大潰，朝廷震恐，議扼守山海關。崇煥單騎巡視關內外，回來陳述關上形勢，並說：「給我兵馬錢穀，我一人足能禦敵。」朝臣們正嚇得面面相覷，忽聽崇煥口出大言，也就同聲稱他是人材，拔升僉事，給銀二十萬兩，使招募兵馬。關外兵亂後，道路阻塞，屍骨遍地，冰雪荒涼，豺虎橫行，崇煥連夜奔馳，意氣慷慨，夜四鼓入前屯衛城。鎮撫流民，計劃守備，將士無不欽服。十三山難民十餘萬，困在敵中，不得出，崇煥主張將兵五千進駐寧遠，遙作聲援，別遣猛將馳往拔救。寧遠離十三山二百里，有便可收取錦州，否則退保寧遠，萬不可輕棄十萬人民。當時關上大臣有大學士孫承宗，總督王象乾，經略王在晉。承宗令象乾在晉商議，照例唯唯否否一番，互相推諉，毫無結果。十幾萬人都成了俘虜，逃回的只六千人。孫承宗召集將吏議守關地點，閻鳴泰主守覺華島，崇煥主守寧遠城，王在晉、張應吾、邢慎言等並無主張，卻又反對崇煥的意見。這本是做官祕訣之一。本身沒有表示，自然無責任可言；不贊成別人，將來如果失敗，大家還得稱他料事如神。幸而孫承宗賢明，不管多人力阻，獨從崇煥議。三年九月，命崇煥偕大將滿桂往駐寧遠。

崇煥創定規模，城址寬三丈，上寬一丈四尺，高三丈二尺，堞高六尺。派祖大壽、高見賀、謙分段監築，工料堅實，城成巍然爲關外重鎮。滿桂驍勇善戰，崇煥號令嚴明，軍民愛戴，人人願出死力。商賈聞風紛至，流民襁負來歸，遠近爭趨寧遠，當作樂土。四年九月，崇煥率大將馬世龍、王世欽水陸馬步軍一萬二千人，東巡廣寧，祭北鎮寺，歷十三山，抵右屯，上書孫承宗請收復錦州右屯諸城。承宗怕時機未至，不允。崇煥由水道泛三岔河還鎮。五年夏，承宗從崇煥計，遣將分據錦州松山杏山右屯及大小凌河，修繕城郭，布置守備，拓境二百里。寧遠形勢更爲鞏固。

孫承宗因不肯阿附魏忠賢，十月，被朝官猛攻免職。兵部尙書高第代任經略。高第卑污怯弱，只想往後退避，說關外必不可守，主張全部放棄，專守關內。崇煥以爲兵法有進無退，既得土地，何可輕棄，力爭不可。第決意實行。崇煥道：「我有守土的責任，應該死在寧遠，我絕對不走。」第無話可說，下令撤去

錦州右屯大小凌河松山杏山塔山守備，驅屯兵入關，遺棄米粟十餘萬石，死亡滿路，哭聲震野，人民怨恨，軍氣更消沈不振。清朝人看高第疑神見鬼，破膽喪魂的怪態，知道容易對付。六年正月，起大兵西渡遼河，二十三日到寧遠境。崇煥督率大將滿桂、副將左輔朱海參將祖大壽守備何可剛等誓死戰守。崇煥寫血書，激勵將士，將士感奮請效死。下令郊外居民焚燒房屋，運芻粟器械進城，堅壁清野待敵。又令同知程維模盤詰奸細，通判金啓、宗管理食糧。檄前屯守將趙率教、山海守將楊麒，凡見逃兵，一律斬首。

二十四日，清兵攻城猛烈無比，死傷山積，終不肯退。崇煥令發西洋大砲，殺敵更衆。次日，清兵再攻，崇煥登高樓望見敵密集處，令發砲。清太祖被擊受重傷，倉皇敗走。明廷初得警報，兵部尙書王永光大集朝臣，商議戰守，都束手無策。經略高第平日專擺官架，奴視諸將，待總兵官楊麒好似小頭目。麒威嚴喪盡，號令不行，甚至被兵卒輕侮。此時第嚇得發昏，擁兵在關上看風色，那敢出救。中外人總以爲寧遠一定不保。忽然捷報到來，舉朝大喜，立擢崇煥爲右僉都御史。這次戰事，清朝人做明史，也不能不承認他的重要。明史說：「我大清舉兵所向無不摧破，諸將罔敢議戰守，議戰守自崇煥始。」

三月，任崇煥爲遼東巡撫，魏忠賢見遼事大有轉機，可以乘勢冒濫軍功，派太監劉應坤、紀用等來做鎮守官。崇煥上奏拒絕，忠賢不從。崇煥慮廷臣妬忌自己，奏言：

爲今之計，大要在堅壁清野以爲體，乘間擊瑕以爲用。戰雖不足，守則有餘，守既有餘，戰無不足。顧勇猛圖敵，敵必讎，奮迅立功，衆必忌。任勞則必召怨，蒙罪始可有功。怨不深則勞不著，罪不大則功不成。謗書盈篋，毀言日至，從古已然。惟聖明與廷臣始終之。

崇煥早看透了士大夫忌功的危險，何況又得罪了魏忠賢，所以說話這樣痛切。八月，清太祖傷重身死。崇煥想藉此窺探清國虛實，遣使往弔。清太宗也派人來答謝。冬季，崇煥偕劉應坤、紀用、趙率教巡歷錦州大小凌河，議大興屯墾，逐次收還高第所棄舊地。七年正月，朝命崇煥主持關內外軍務，與鎮守太監

劉應坤紀用並得便宜從事。其時清太宗想征伐朝鮮，怕明兵牽制後路，遣使來議和；崇煥也想利用機會，修築錦州中左大凌三城，爲恢復基礎。使者彼此往返，明清兩方各乘機急速行事。無奈朝鮮及明皮島守將毛文龍，全無抵抗能力，紛紛告急，朝廷命崇煥往救。崇煥派水師援文龍，又派左輔趙率教朱梅等九將將精兵九千人先後逼三岔河，作朝鮮聲援。不久文龍在鐵山大敗歸皮島，朝鮮兵弱降清，崇煥援軍只得退回。朝中御史們羣起攻擊，說文龍朝鮮破敗，都是崇煥議和的罪過。四月，崇煥奏言：

關外四城，雖延袤二百里，北負山，南阻海，廣四十里耳。今屯兵六萬，商民數十萬，地隘人稠，安所得食。錦州中左大凌三城，修築必不可已，業移商民廣間屯種。倘城不完而敵至，勢必撤還，是棄垂成之功也。故乘敵有事江東，姑以和之說緩之，敵知則三城已完，戰守又在關門四百里外，金湯益固矣。

趙率教駐錦州監城工，朝命尤世祿來代，又命左輔爲前鋒總兵官，駐大凌河。世祿左輔還沒有到達任地，五月十一日，清兵大舉直襲錦州，四面合圍，率教同太監紀用守城堅拒。崇煥因寧遠重鎮，敵必出奇兵來攻，守軍不可輕動，令世祿大壽選精騎四千馳救錦州，別遣水師東出牽制。世祿等將行，清軍已於二十八日分兵撲寧遠。崇煥登城守禦，前屯守將滿桂來援，與世祿大壽合力血戰城外，桂身受重傷，奮死衝擊，清軍大敗逃去。趙率教守錦州，被圍二十四天，發大砲殺敵無數。六月五日，敵解圍遁走。這次戰

爭，當時稱爲寧錦大捷，明朝人從沒有夢想過的。魏忠賢以及一般徒黨，膽更放大了，覺得崇煥討厭，嗾官員們說他不救錦州是暮氣深重，應卽罷斥。崇煥不得已奏請去職。七月，王之臣來代，文武官吏冒濫軍功，增秩賜爵凡數百人。忠賢的兒子，也算有功封伯爵。奇功蓋世的袁崇煥卻只進一秩。

八月，熹宗死，莊烈帝卽位，忠賢得罪磔死。朝臣看風頭大轉，搶着奏請召用崇煥。崇禎元年四月，任崇煥爲兵部尙書，督師薊遼，兼督登萊天津軍務。七月，崇煥從原籍入朝。帝問用兵方略，崇煥對：「願陛下假臣全權，便宜行事，戶部轉軍餉，工部給器械，吏部用人，兵部調兵選將，中外事事相應，臣料五年可以收復全遼。」莊烈帝大喜，一一依從。崇煥又言：

以臣之力制全遼有餘，調衆口不足。一出國門，便成萬里，忌能妬功，夫豈無人。卽不以權力掣臣肘，亦能以意見亂臣謀。

莊烈帝聽了感動，立起來諭崇煥道：「卿無須疑慮，朕自有主持。」崇煥看過去熊廷弼孫承宗都是被士大夫排擠誣陷，不得完成志業，上奏說：

恢復之計，不外臣昔年以遼人守遼土，以遼土養遼人，守爲正着，戰爲奇着，和爲旁着之說。法在漸不在驟，在實不在虛。此臣與諸邊臣所能爲。至用人之人，與爲人用之人，皆至尊司其鑰。何以任而勿貳，信而勿疑。蓋馭邊臣與廷臣異，軍中可驚可疑者殊多，但當論成敗之大局，不必摘一言一行。

之微瑕。事任既重，爲怨實多，諸有利於封疆者，皆不利於此身者也。況圖敵之急，敵亦從而間之，是以爲邊臣甚難。陛下愛臣知臣，臣何必過於疑懼，但中有所危，不敢不告。

八月，崇煥到寧遠，令祖大壽駐錦州，何可剛駐寧遠，趙率教駐山海關。奏稱：

「三人才優可用，臣當與始終共事。如五年收遼不成，臣手戮三人，再自投刑獄受死。」

崇煥

在鎮整頓營伍，撫慰商民，軍容又振。

皮島守將毛文龍，先年受命往援朝鮮，逗遛遼東不進。遼東陷沒，從海道逃回，乘虛襲破鎮江城。廣

寧巡撫王化貞誇張戰功，謊報朝廷，從都司小官躍升總兵，累加至左都督，掛將軍印，賜尚方劍鎮守皮

島。皮島又名東江，在登萊大海中，北岸距清境旅順口八十里，形勢上很可以牽制敵人。

可是文龍貪悍

四夫，絕不知有國家。屢次出兵，只爲騙官爵應故事，實際有戰必敗，報告卻無戰不勝。勾結朝中太監權臣，朋分利益。更廣招商賈，輸送禁品，表面是接濟朝鮮，暗地是售給敵國。無事時販賣人參布匹，搶劫商

船；有事時虛張聲勢，騙取賞賜，從不見出過一次真力。崇煥早想整理，奏請由部派官前去查核軍餉數目，文龍憎惡部臣監視，抗拒不納。崇煥待文龍禮節優厚，文龍又傲慢不遜。崇煥料定文龍終究妨害大局。二年六月，崇煥到雙島閱兵，文龍來會。崇煥議改革營制，設監軍大員，文龍勃然發怒。崇煥微示可以解職歸鄉的意思。文龍說：「歸鄉容易，不過只有我懂得遼東事情，等遼東事了，朝鮮衰弱，可奪歸我有。」

他從前要挾朝廷，奏章裏有「牧馬登萊，取南京如反掌」的話，顯然野心勃勃，跋扈已極。六月初五日，

崇煥邀文龍觀將士比箭，談話中詰問文龍違法事，文龍抗辯。崇煥厲色叱伏兵拘文龍，文龍仍倔強不服。崇煥道：「你有十二斬罪，知道麼？」一條條舉出來，文龍聽了喪失魂魄，口不能言，但叩頭求饒命。崇煥召文龍部將問：「文龍罪狀該斬麼？」都惶怖唯唯。崇煥叩頭請尙方劍道：「今天臣誅文龍，餘人無罪。」紀日後臣不能成功，也請皇上誅臣。」說畢，在帳前斬文龍。崇煥出帳諭將士道：「只誅文龍，餘人無罪。」文龍部下驕將悍卒數萬，怕崇煥威嚴，無一人敢動。於是命棺殮文龍。次日，具牲酒拜奠道：「昨斬汝，是朝廷大法；今祭汝，是僚友私情。」說着淚下。分皮島兵二萬八千人爲四協，革除一切虐政弊端，令副將陳繼盛代掌軍柄。還寧遠上奏道：「皮島合老幼四萬七千人，文龍妄報十萬，戰士不滿三萬，妄設將校千人。今不宜遽易新帥，派陳繼盛代理，於事較便。」朝中初聞殺文龍，大爲駭然，只是木已成舟，也就算了。

崇煥在鎮，與率教、大壽、可剛規定兵制，合登萊、天津、東江四鎮兵十五萬三千人，馬八萬一千匹，歲費餉銀四百八十餘萬兩，比舊餉減少一百二十萬。明朝軍政的腐敗，即此一端，可以想見其餘了。十一月，清太宗率大軍數十萬，分路攻入洪山口、大安口，會兵遵化。崇煥得警報，即日督祖大壽、何可剛率軍入衛。初十日到薊州，所過撫寧、永平遷安、豐潤、玉田諸城，都留兵守護。山海關總兵官趙率教先馳抵三屯營，守將朱國彥不許進城。率教無險可恃，衆寡又不敵，力戰敗死。清兵破三屯營，越薊州西攻北京，大

同總兵官滿桂率五千騎先到營德勝門外，清兵營城北土城關。滿桂進戰，城上發大砲助威，誤擊桂軍，桂受傷退回，帝令入甕城休養。崇煥引兵疾馳到京營廣渠門外，莊烈帝大喜，命入朝覲見，慰勞備至。崇煥因士卒晝夜奔走，困疲不堪，難禦大敵，請得入城休兵。帝不許。請照滿桂例，暫屯兵外城，又不許。崇煥與清軍廝戰，互有殺傷，移營城東南隅，豎立木柵，清軍進逼，見結陣堅固，不戰退去。其時有魏忠賢餘黨溫體仁處心積慮，想推倒執政大臣，讓自己鑽進內閣做宰相，苦於無法藉口。這次清兵深入，所破隘口，全在薊遼總督劉策的防地，崇煥千里來援，無論如何，總是有功無過的。溫體仁卻利用人心危懼，互相疑謗，暗向莊烈帝進讒言，說崇煥引敵逼和，居心叵測。張秋水蠅鬚館詩話載體仁家書三則，是很難得的史料，錄一則在下面：

虜兵入犯，皆由袁崇煥以五年滅虜欺皇上，而陰與華亭姦輔臨邑罪樞密謀款敵，遂引之長驅，以脅城下之盟。及敵逼潞河，華亭猶大言恃逆督爲長城，奸黨交口和之。吾不得不密疏特糾，以破羣欺。（另一書中說：「崇煥之擒，吾密疏實啓其端，此亦報國之一念也。」）及逆督既擒，奸輔膽落，復挑祖大壽引兵東行，以爲怙逆地，吾不得不再疏以堅聖斷。蒲州華亭恨吾入骨，乘特簡宜興之日，即具揭力薦桐城會稽，以阻吾晉用之路。不知此時七尺軀尙無安頓處，何問功名哉。

書中所說華亭姦輔指大學士錢龍錫，臨邑罪樞指兵部尙書王治，蒲州指大學士韓爌，桐城指何如寵，

會稽指錢象坤。宜興指體仁。同黨周延儒。體仁本想借崇煥事把正人一網打盡，好同延儒狼狽入閣，不料被何錢二人先佔了地位，所以急得他發狠說：「大家快要散夥了，爲什麼還不讓我做宰相呢！」事有湊巧，清兵捕獲明太監二人。清太宗派人假作耳語，故意教他們偷聽說：「今天臨陣退兵，是皇上的祕計。剛才望見皇上單騎向敵，敵中有兩人來見，說了好半天話才回去。聽說袁巡撫有密約，大事就可成功。」大監中姓楊的，乘着守鬆懈，逃歸告密。莊烈帝更信溫體仁所說不虛。十二月初一日，召見崇煥，詰問何故殺毛文龍，何故援兵逗遛不進。叱武士縛崇煥下獄。大學士成基命再三叩頭請慎重。帝說：「慎重就是因循，什麼用！」基命又叩頭道：「兵臨城下，不比平常。」帝不理。大壽可剛燿同誅，擁兵東走，逃出山海關，遠近大震。崇煥從獄中手書諭大壽可剛忠孝大義，不得妄動；孫承宗也派人勸立功贖袁督師罪，大壽可剛停兵聽命。魏忠賢餘黨王永光、高捷、史蓮等謀興大獄，給逆黨報仇，見崇煥下獄，前後上奏力攻崇煥及大學士錢龍錫，說：「龍錫指使崇煥賣國欺君，罪浮秦檜，私受崇煥重賄，運動免罪。」莊烈帝大怒，七月，坐崇煥謀叛大逆罪，凌遲處死。兄弟妻子流三千里外，家產沒收。崇煥無子，又無財產，天下人無不稱冤。明朝滅亡的運命，也就完全決定。

明成祖爲篡奪帝位，求助兀良哈，放棄朶顏三衛，遼東宣大兩重鎮，中間隔絕，不能互爲應援，種下邊境一大禍根。戚繼光鎮守薊州，修築堡壘，整肅軍紀，駕馭夷人，恩威並用，數十年中外相安。

無事。遼東大將李成梁貪得戰功，侵掠弱小部落，攻伐累年不息，糜餉傷人，邊境騷動。戚李二人，同稱名將，朝廷獎勵成梁，特別優厚，聲勢赫赫，遠過繼光，文武官吏把遼東當作富貴捷徑，任意兒戲，終於引出亡國大禍來。等到邊事危急，束手無策，生事人一變而爲畏事人，不待敵兵來攻，先自棄地退縮，使敵人騎着千里馬，還苦於尾追不上，真是驚弓之鳥，聽弦聲也會落地。幸而有人出來公忠任事，力救殘局，像袁崇煥那樣功業卓著，莊烈帝那樣信任專一，溫體仁只爲滿足個人入閣的私慾，設計誣陷，破壞大事，一如崇煥「妬功忌能」的預料。大抵小人只認識勢力，不知有是非，只酷嗜富貴，不知有國家，看各代亡國歷史，如出一轍，絕無例外。宋以後異族輪流入主，已成公式，士大夫如果心理上沒有改變溫體仁的老調，歷史公式也會一次一次重複下去的。

十三山——在大凌河東。

北鎮寺——隋開皇四十年，詔以醫無閭山爲北鎮。

洪山口——在河北省遵化縣。

大安口——在遵化縣西北。

三屯營——在遵化縣東。

# 史可法

大丈夫

黃梨洲行朝錄自敍說：「唐末黃巢兵逼潼關，士子應試者方流連曲中以待試。其爲詩云：『與君同訪洞中仙，新月如眉拂戶前。領取嫦娥攀桂子，任從陵谷一時遷。』中國文人，大抵無心肝如此。」梨洲先生身受亡國慘痛，恨極當時士大夫貪鄙無恥，所以借唐人事聊寄感慨。其實無論那一個國家的滅亡，都是自作孽而無可惋惜的。明太祖定八股取士法，本意祇在誘惑讀書人迷溺在腐爛文辭裏面，不許有腦子，不許談國事。讀書人惟一工作，是埋頭苦學，練成一套揣摩手段，架空胡說。運氣好，當然高官厚祿，快活無比；即使困頓文場，屢試不售，也儘可留在本縣本村做個劣紳，包攬辭訟，魚肉鄉民，夠一輩子衣食安享。所謂掄才大典，實際只是買賣交易，互相欺騙。周廣業循陔纂聞說：「闖賊陷京後，三月二十七日，秀才見朝。僞尚書宋企郊叱曰：『朝贊大典，安用若輩，速回讀書，候新主考試。』數日後果試諸生，首題天與之次題大雨數千里。崇禎皇帝是三月十九日縊死的，這班讀聖賢書的秀才們真可以。陳怡山海濱外史說：「大清入中國，經略洪承疇教以收拾人心之法，以爲中國之所以俯首歸誠者，企圖富貴也。社稷雖亡，而若輩之作八股義者，苟得富貴，舊君固所不恤。於是前朝科第之人，悉令爲官。」